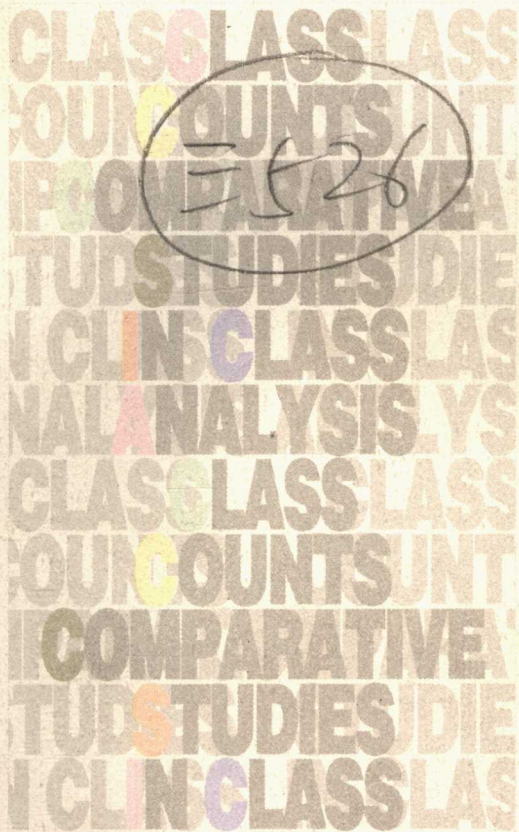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



[美] 埃里克·奥林·赖特 著
陈心想 皮小林 杨玉明 陈 阳 译
裴晓梅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

[美]埃里克·奥林·赖特 著

陈心想 皮小林 译

杨玉明 陈 阳

裴晓梅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2000-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 (美) 赖特 (Wright, E.O.) 著; 陈心想等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6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Class Counts

ISBN 7-5382-6737-9

I. 后… II. ①赖… ②陈… III. 后工业社会 (经常学) 阶级 - 研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698 号

Class Counts

Copyright©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作者	埃里克·奥林·赖特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译者	陈心想 皮小林 杨玉明 陈阳
印刷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审校	裴晓梅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特约编辑	谢翰如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技术编辑	代剑萍
印张	21	责任校对	张华
字数	464 千字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印数	1-3000 册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定价	45.00 元		

内容提要

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开展这一研究，既需要立足国内，加强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的调研，也需要拓宽视野，了解国外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及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我国学者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资料。

本书系作者和众多研究人员历时20年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的成果，它把阶级概念的理论讨论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及其衍生物的经验性调查、比较结合起来，主要探讨了阶级结构及其变化、阶级边界的渗透性、阶级与性别和阶级意识四个问题，并对它们作了特别的经验性研究——研究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管理权力方面的性别差异、阶级结构中的友谊网络、美国过去20年中自我雇佣的发展、国家雇员和私营部门雇员的阶级意识等问题。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书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研究内容深入到工作、家庭、性别、交往及观念等一些微观领域，比较具体、细致。这在研究方法上为我国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二，正因为是实证的，所以本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特别是提供了很多调查的数据，同时还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我国学者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难

得的参考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国外阶级、阶层结构的新情况、新现象很有帮助。

第三，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阶级、阶层观点与新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分析比较，确认现实状况不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吻合的，有的则已经不一致了。这种比较，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多数分析来自实际。尽管有些观点我们不一定接受，但通过本书了解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还是有用的。

从总体上看，本书有较大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国外阶级、阶层状况很有帮助。



埃尔西：“爸爸，那是什么？”

父亲：“一头奶牛。”

埃尔西：“为什么？”

——英国《笨拙》画报(1906)

序 言

正像埃尔西惊异于为什么一头奶牛是一头“奶牛”一样，是什么使一个阶级成为一个“阶级”这一问题长期令人困扰。这是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植根于对抗阶级关系的两极化思想：奴隶主剥削奴隶，地主剥削农奴，资本家剥削工人。然而，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许多人似乎不那么完全符合这个两极化概念。在日常用语中，许多人处于“中产阶级”，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喜欢这个术语，然而多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对把经理、医生和教授称为“无产者”仍会感到别扭。因此，问题是：通常被称做“中产”阶级的社会类别怎么样能够被置于围绕两极化的阶级概念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处于“关系”的“中间”意味着什么？本书汇集了直接或间接向这个核心概念发难的各家各派的所有研究成果。

我对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是以我完成于1976年关于阶级和收入的学位论文开始的。在那个项目中，我使用了密执安收入动态研究小组完成的雇佣质量调查和其他一些数据资料。这些资料都不是根据头脑中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收集的。当数据资料分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时，我总是说：“当然，数据是在资产阶级类别中收集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假设没有被证实。”所以下一步自然是收集新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将直接被裁剪成能从数量上“验证”关于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传统结论的假设，这些数据资料能使我毫无借口反驳批评。这就是我1977

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这个项目建设背后的主要思想。这个建议也是我第一个获得批准的建议。

最初制定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是试图收集一组数据资料，其中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能直接相互接合。在建议中我认为，在阶级分析中**理论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的对话）和**量化研究**（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裂隙。为了弥合这个裂隙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下收集系统的数据资料；第二，收集用于比较的数据资料。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首先是根植在阶级结构（而不仅仅在个人阶级属性）的概念里，为了严肃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我们需要一些结构上有某种差异的国家的样本。

与研究建议中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因为需要那些为激发起建议的评审者兴趣而设计的问题，所以我提出的这种研究议程并不能真正反映我想做这项研究的主要原因。社会理论的一般框架之间很少能用一一对应的量化比较来裁定，因为不同的理论框架一般询问不同的问题。另外，就敌对框架之间的直接裁定而言，概念、问题和度量之间的裂隙几乎总是大得无法产生牢固的使人信服的结果。所以马克思/韦伯的争论往往是一个为研究项目辩护的有点人为的方式，并且它肯定没有（照我看来）被证明是最有意义的经验分析线路。我的理论动机与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领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向前推进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个领域探讨的问题有：阶级边界渗透性的跨国变化，阶级位置和阶级个人经历对阶级意识的影响，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跨不同国家的变化，等等。

不过，从一开始，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中把极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裁定概念问题**，而不是从**经验上**

调查研究理论问题。我无休止地担心如何能以最理想的方式把“中产阶级”概念化，使“中产阶级”概念既内在连贯一致(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较抽象的原则一致)又在经验上有效。对这个问题的全神贯注有时转移了对本质性理论问题的注意，容易忽视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我常常更多操心如何完美地界定在这一研究中所用的“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不是深入钻研，以期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工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这个问题。好像我觉得只要我能使**概念**正确了，那么理论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或至少变得更易处理)。现在好像对我来说，通过使用一些不太确定的概念不停地努力前进并好歹达到目的地，比投入极多的时间以重构概念本身好。为了释义曾经写了一篇关于塔尔克特·帕森斯的评论，为一个永远不会做的旅行而不断准备行装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即使你忘了带重要的东西，走出门来还是比不出门好。

当我开始比较阶级分析项目时，最初的计划是同母校的一位亲密朋友卢卡·佩龙合作，在美国和意大利做一次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调查。实际上，这个项目原来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共同进行一项使我们容易经常见面的研究项目。到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批准拨款时，作为我1978年在乌普萨拉做的一系列演讲的结果，瑞典加进了这个项目。不久，其他国家的学者获知了这个项目，通过曲折的过程，询问他们能否同样参加这项调查。到1982年，在英国、加拿大和挪威的调查已经完成或在进行中，此后不久又增加了在澳大利亚、丹麦、日本、新西兰和原联邦德国的调查。不幸的是，卢卡在1981年死于一次潜游运动事故，因此，意大利的项目从未完成。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最近在葡萄牙又组织进行了一连串追加项目。1991年在美国进行了第二次调查，1995年在瑞典又

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

虽然实际没有打算这样做，但美国的项目变成了全世界迅速扩展的阶级分析项目网络的协调中心点。本来打算做一个集中的短期项目。在1977年我绝对没有打算进行一次特大项目，最终涉及超过15个国家和花费数百万美元。我原来以为该项目只需要几年时间，至多四五年，然后我转向其他问题。现在17年过去了，收工就在眼前。

这项研究事业真的值得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资金吗？如果20年前，当我完成我的学位论文和反复思考是否着手阶级分析项目时，我得知我在1995年还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么我会吓得立即取消这个项目。在从事这个项目的岁月里，我有时对它极其厌倦，有时会为无尽的操心度量的细节和仅询问能用系数回答的问题而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最后，我确实认为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值得的。这主要不是因为研究带来的不容怀疑的“事实”。如果你仅列出一份这项研究所有有力的经验性发现的清单，那将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结果不值得如此努力。尽管我希望在本书中展示许多研究发现是引人入胜的，但我不能肯定它们自身能证明这近20年的工作是值得的。

我认为，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真正报偿来自于思考相同的思想、概念和迷惑问题如此之久所得的结果。我已把难以计数的时间还给了以下问题：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阶级的思想的差异；在阶级分析中，剥削和统治作为分析问题和标准问题的意义；在关系的阶级框架中“中产”阶级的概念地位，等等。不是回归方程所形成的简单“事实”直接报告这些问题，而是反复撷取数据资料迫使我反复地解决这些观念。这个又长又曲折的阶级分析项目把我拴在单独一组观念上，其持续时间大

大超过我在其他方面用的时间，从而使我达到我希望达到的一个洞察力水平——那是我用其他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应该提到本书在分析中存在的几点局限性。首先，尽管这是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写的关于阶级的书，但对阶级结构的两个重要成分没有进行经验分析：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和人口中较边缘的贫穷的常常被漠然地列为“低层阶级”的部分。当我在经验分析中提到“资本家阶级”时，我基本上是指相对较小的雇主，而不是指投资有价证券的财富所有者。对接近“统治阶级”的任何东西当然都没有进行分析。类似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基本上排除了失业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灰心丧气的工人，靠福利生活的人们，等等）。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是直接对准资本家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使贫穷永久存在。抽样调查的局限性完全使人根本不可能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来严格探讨阶级结构内的两个极端。

第二，除了第二章和第十四章相当简短的几节以外，在本书中几乎没有讨论种族与阶级的问题。考虑到美国种族问题对阶级分析是如此突出，这一点是一个显著的和令人遗憾的缺失。然而，相对小的样本规模意味着样本中非洲裔美国人太少，以致不能对种族和阶级交互影响做复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样本，但美国的样本限制在劳动力和家庭主妇，这也将妨碍对“低层阶级”的决定性的种族/阶级问题的调查研究。考虑到这些局限性，我感到我不可能用来自阶级分析比较项目的数据资料来推进种族与阶级的经验分析。

第三，有一个方法问题影响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本书。本书中报告的大多数数据资料分析原来是为杂志文章准备的。其中最早的出现于1987年，最晚的出现于1995年。像常常发生的情

况那样，当一系列非常不同的分析是由时间跨度的同样的数据资料做出时，就发生了变量构造和操作选择方面一些小变化。所以，在准备书稿过程中，我必须决定：我是应该重做大多数先前已完成的分析，以使所有章节严格一致呢，还是仅仅以它们原始的形式报告研究结果并把操作化中的变化记录下来呢。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限制，那么前者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估计这可能会使本书的完成至少推迟6个月，可能还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到在研究的观念和洞察力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这看来实在没有价值。因此，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心态，即“坚持把蠢事干到底，是心胸狭窄的人的通病”，我几乎保留了所有的原始分析(除了几个我在个案中发现的某种实际错误)。

最后，在修改、扩展和综合不同的经验研究中，我必须决定是否使相关著作的讨论反映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分析涉及诸多方面——从友谊，到家务劳动，到阶级意识，到阶级结构的转变。由于对其中的某些论题，我即使在写原来的论文时，也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再次回顾所有这些个论题的著作的想法真是令我胆战心惊。无论如何，我不准备根据我可能发现的任何新作而重做分析，我决定完全放弃这项任务。因此，在大量个案中，对较宽泛的社会学著作的讨论可能稍微有些过时。

没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支持，本项目是不可能进行的。它为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资料的公共档案保存以及许多的数据资料分析提供了资金。在整个研究中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也为数据资料分析提供了慷慨的研究支持。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斯宾塞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拨款，使进行第二次美国调查连同俄国阶级分析项目一起成为可能。

有无数的人们，我为他们的研究被收录在本书中而深深感激他们。首先，没有卢卡·佩龙的爱和友谊，本项目决不会发起。他奇特的精神贯穿全书。

迈克尔·劳沃伊布一直是我多年来最坚定的和最有支持力的批评家，鼓励我既做一个精明而又讲实际的人，又一直谨记计划和政治目的。在阅读本书各部分的草稿中，他极力让我把过时的概念叫卖调门降到最低点。他警告说，高谈阔谈会使读者不能专心于研究的经验性信息。我恐怕我仅仅部分地按他的建议做了：我没有从本书中删去理论的和概念的讨论，但它们一般局限在特定章节里。

在阶级分析比较项目中，参加各个国家项目的同仁都对本项目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瑞典项目20世纪80年代的总指挥约兰·阿尔内从一开始就特别参与本项目的问题描述和合理议程的设计，并经常对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冲动表示理智的怀疑。霍华德·纽拜、戈登·马歇尔、大卫·罗斯、约翰·迈尔斯、瓦拉斯·克莱门特、马尔库·基文宁、拉伊莫·布洛姆、托马斯·科尔比约恩森、哈康·莱利斯福拉德、詹斯·霍夫、约翰·韦斯特恩、朱利奥·卡拉巴那、冈恩·伊丽莎白·比克隆德和克里斯·威尔克斯都参加了设计这个项目框架和讨论种种分析的各种国际会议。

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生——研究助理直接参加了许多专题资料分析。我要特别感谢辛西娅·科斯特洛、乔伊·斯普雷格、大卫·哈肯、比尔·马丁、乔治·斯坦梅特兹、唐莫·乔、申光莨（译音）、卡伦·希雷、克雷西达·吕、李承坚（译音）。正当我的热情开始减退之际，参加澳大利亚项目的两位博士后——马克·韦斯特恩和贾宁·巴克斯特在麦迪逊花了两年的时间，为数据资料分析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想像力。

许多同事对某个专题分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当我在统计技术上险些翻船时，罗伯特·霍瑟、罗伯特·梅尔、迈克尔·霍特和查尔斯·哈拉比总是慷慨相助，竭力营救。乔尔·罗杰斯常以怀疑的态度问我：“那么，要点是什么呢？”他成为验证本书许多警句的反应灵敏的人，从而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玛霞，因为她不让本书的工作和其他项目占据我的全部生活。她非常巧妙周到地安排调节活动以支持我的学术工作，又不使它干扰其他事情。

鸣 谢

本书部分章节取自《阶级分析比较研究项目》先前发表的论文。在大多数情况下，为适合本书需要对这些早期论文都做了实质性修改：第三章：“当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乔基姆·辛格尔曼《美国社会学杂志》，1982，83卷增补本)和“1960～1980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变”(比尔·马丁，《美国社会学杂志》，1987年7月)。第四章：“小资产阶级的兴衰”(乔治·斯坦梅特兹，《美国社会学杂志》，1989年3月)。第六章：“代际流动阶级边界的渗透性：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比较研究”(马克·韦斯特恩，《美国社会学评论》，1994年6月)。第七章：“跨阶级友谊的阶级边界相对渗透性：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比较分析”(唐莫·乔，《美国社会学评论》，1992年2月)。第十章：“阶级结构中的女性”(《政治与社会》，1989年3月)。第十一章：“阶级对家庭内性别劳动分工影响有限：瑞典和美国的比较分析”(卡伦·希雷，黄淑琳(音译)，莫琳·多兰和贾宁·巴克斯特，《性别与社会》，1992年6月)。第十二章：“权威方面的性别差异：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瑞典、挪威和日本的比较分析”(唐莫·乔，《美国社会学评论》，1995年6月)。第十四章：“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卡罗琳·豪和唐莫·乔)《比较社会学》梅尔文·科恩主编(贝弗利·希尔斯著：明智的美国标准社会总统卷，1989)。第十五章：“意识形态和政府雇佣：美国和瑞典的比较分析”(唐莫·乔，《政治与社会》，1992年6月)。第十六章：“时间性和

阶级分析：瑞典和美国阶级结构、阶级轨迹和阶级意识的比较分析”(匡永申，《社会学理论》，1988年春季刊)。

目 录

图表目录

序言

鸣谢

第一章 阶级分析	1
1.1 西木的故事	4
1.2 剥削的概念	11
1.3 对把剥削作为剩余占有的注释	15
1.4 阶级和剥削	18
1.5 雇员中的“中产阶级”	20
权力	
技术和专长	
中产阶级的阶级位置分布图	
1.6 不属于有酬劳动力的人	27
1.7 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比较	30
1.8 本书经验研究的议程	38
阶级结构	
阶级和性别	
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第一编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及其转变	
第二章 阶级结构的比较分析	47
2.1 阶级结构的基本轮廓	48
财产维度	